

# 萧铜老师

2006年02月11日

每次经过旺角，都想起萧铜先生。

旧先施百货的附近有家小茶餐厅，专卖牛杂，萧先生和我在那里渡过不少的下午，一面享用牛筋牛肚，一面喝最便宜的孖蒸。

我们一齐在《东方日报》上写专栏，算是半个同事。当今这家牛杂店已变成卖衣服的了，萧先生逝世，也有数十年了吧？

温哥华老友俞志纲先生来港，总会带几册旧书当手信，我最受用。上次他来，给了我一本萧铜先生的《雪，在回忆中》，由香港文华出版社出版，封面的题字是羊壁兄写的，他是家父好友的儿子，如见亲人。

里面是有六十篇散文，萧铜先生在《后记》中说，分为两大类，一、在回乡探亲的一些感想、琐记、旅途中的见闻。二、在此地生活的速写。

所谓此地，都离不开旺角。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，常提起他和他的「广东婆」的生活范围。萧先生在台湾结过一次婚，是位女演员。「广东婆」大概是他香港时的第二位妻子。

那个年代，去大陆不容易，尤其是从台湾来的人。想到谢家孝兄，他为了能回四川见到家人而痛哭，萧铜先生的文章中，只见淡淡的哀愁。

食物是最能直接表现感情的东西，萧铜先生想起小时在北京听到的小贩叫声：「硬面腌，饽啊饽」，又写到台北居住时的「萧妈抓」，是闽语「烧肉粽」。来了香港，雨夜里听到的「裹蒸粽」，也是令人恍然。

萧铜先生自己说：「在我看来，这些杂文的缺点是松散、琐碎、重复，真像是流水帐。」我来了香港，一直看萧铜先生写的专栏，他所谓的缺点，其实是他最大的长处，散文就是应该松散，应该琐碎。在松散和琐碎之中，我读到他真实的感情，一句废话也没有，是多么地动人！称什么萧铜先生，应该是萧铜老师才对。